

TONGHUA-YUN

〔苏〕M·普里什文 著
陈 敬 容 译



太阳的宝库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童 话 译 丛

太 阳 的 宝 库

〔苏〕M·普里什文 著

陈 敬 容 译

四 川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 纪光碧

封面设计 张守义
插图

太阳的宝库

(童话译丛)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28 印张 2 插页 1 字数37千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7,850册

书号: R 10247·60

定价: 0.18 元

作者小传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1873年2月5日生于俄国奥尔洛夫省叶列兹城附近一个田庄上。从小喜欢神话、故事和传说，中学毕业后家里把他送入里加工科大学。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过了一个时期监禁与放逐的生活，后来又德国莱比锡大学修完农学课程，回国后做了几年农业工作。

这个时期他开始学习写小说，并向杂志投稿，都被退回了，但他并不灰心。后来有一个机会到俄国北部去旅行了一趟，回来后写成了他的第一本书《在不怕人的飞禽们的国度里》，得到了很大的声誉。

从此他就专心写作，并经常到各处旅行。作品很多，先后出版了《圆饼子》、《人参》、《黑阿拉伯人》、《猎人的故事》、《自然界的日历》、《森林里的雨滴》和自传体的小说《卡谢的锁链》等。这些书都是苏联儿童最心爱的读物。苏联政府曾经为了他的功绩，奖给他“荣誉章”和“劳动红旗勋章”。

《太阳的宝库》出版后，得到苏联文艺界和读者们热烈的赞赏。它是作者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根据实事写成的，故事真实动人，并含有教育意义和丰富的自然科学常识。作者把自然界一切现象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表现了人类的斗争性和创造性。他描写自然现象的细腻和生动，是同他的农业工作和经常的旅行分不开的。这是一本完全新型的童话，曾得到1945年苏联最佳儿童读物比赛的头等奖。

译者



离拜勒斯拉夫尼·柴莱斯基城不远，靠近布鲁多伏沼泽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两个孤儿。他们的母亲生病死了，父亲在卫国战争期间牺牲在前线了。

我们的家和这两个孤儿只隔着一栋房子，我们也象别的邻居一样，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他们。他们是漂亮的少年。拉斯嘉好象一只长腿的小金鸡。她的头发既不暗也不亮，有金色的闪光，她脸上的雀斑大得好象一些小金币，它们那么多，密密地布满了整个脸孔。只有她的小鼻子上没有雀斑，鼻尖骄傲地翘着。

米特拉夏比他的姊姊小两岁——刚刚十岁多一点。他身材矮小，但是很结实，前额很高，后脑勺很宽。他是一个耐劳而又倔强的少年。



“一个象模象样的‘小男子’，”学校里的老师们都这样称呼他。

这个小男子也和他姊姊一样长着雀斑，也同样有着一只没有雀斑的、骄傲地向上翘起的小鼻子。

两个孩子承继了他们双亲的全部的农家财产：一座隔成两间的木头房子，一头名叫黎明的母牛，一头名叫小姑娘的小犊，一只山羊，几只绵羊，一群小鸡，一只名叫裴加的公鸡，和一条名叫山葵的猪。

跟这些财产一道，两个孩子也承继了照顾这些家畜的麻烦。请想

一想这两个孩子在战争的年头里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吧！起初，象我已经说过的，他们的远亲和我们这些邻居们都来帮助他们。但是没有多久，等他们学会了自己照料一切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生活得很不错了。

这是两个多么聪明的孩子！他们尽可能参加村子里的社会生活。在集体农场的田野里，在草场上，在农家的院子里，在集会上，或者是在农人们挖掘防御坦克车的壕沟的地方，都能看见他们的骄傲的小鼻子。

我们虽然新近才来到这村子里，我们却知道每一家人的事情。我们可以老实地说：没有一家人能象我们这两个可爱的小人儿那样亲密地生活和工作了。

拉斯嘉就象她过世的母亲一样，在太阳还没上山以前，第一次鸡叫的时候就起身。她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树枝，把她宝贵的牛羊赶出去，然后急忙跑回家。她并不回到床上去。她把炉灶生起火来，削好洋芋，预备着午饭，并且忙着琐琐屑屑的家事，直到太阳落山。

米特拉夏跟他父亲学会了做木器——大木桶、水桶和洗东西的盆子。他有一个比他自己长一倍的鲍子，他用来鲍木板，然后用铁箍或是竹箍把这些木板箍起来。孩子们有一头母牛，可以靠她的奶过活，他们并不需要做桶和盆子到市场上去出卖，但是村子里的人们需要——有的要一只水桶，别一个要一只酒桶，另外一个又要一只腌胡瓜或蘑菇用的大桶，或是只要一只栽花用的小木盆。

这孩子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他们也经常给他报酬。除了做桶匠的工作外，他还担负起农场上一切男人的工作和为全村服务的那些

小事情。他出席一切的集会，努力去了解村里正在进行的事，多半总能有些体会。

好在拉斯嘉比她弟弟大两岁，否则米特拉夏就会骄傲得了不得啦，而他们之间的友爱就不会象现在一样地融洽了。有时候，米特拉夏记起他父亲从前曾怎样指使他母亲，就想照样去教训他的姊姊。但是他姊姊并不认为他严厉，只是站在一边微笑。那小男子就开始咆哮起来，而结果总是皱皱鼻子说：“你又来啦！”

“你为什么要那样咆哮呢？”他的姊姊反驳道。

“你又来啦！”她生气的弟弟说：“拉斯嘉，那是你使我咆哮的。”

“不，那是你！”

“你又来啦！”

拉斯嘉看到把她兄弟惹恼了，就抚摸他的后脑勺。当这女孩子的手一接触到那宽广的后脑勺的时候，他父亲的那种急躁脾气一会儿便在他的心中冷掉了。

“我们一道拔草去吧！”那女孩子就会这样说。

是的，在战争期间，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困难。孩子们也饱受烦恼和挫折。但是他们的友爱超过了一切阻碍，他们好好地过着日子。我们可以断言，他们父母的逝世使他们俩更加亲热了。

二

俄国的酸红莓果对于健康是很有益的；它们夏天生长在沼地里，

到晚秋时候采摘。但是很少人知道那顶好顶甜的红莓果是埋在雪底下一直到春天的那一种。我们采集这些深红色的春季的莓果，把它们同甜菜一道放在锅里煮熟，在喝茶时就拿这种果酱代替糖。我们尝试之后，觉得这种果酱不错，实在很可以吃，它代替了糖的甜味，在热天尤其是一种很好的饮料。用这些甜的红莓果，可以制成一种凉粉，在煮熟之后，它们的汁液就可作为一种清凉的饮料。按照俄国农民的说法，红莓果是一种能治百病的药物。

那个春天，枞树林里的雪一直积到四月底边，靠近沼泽一带比较暖和，那儿的雪已经融化了。米特拉夏和拉斯嘉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决定去采红莓果。拉斯嘉在天亮以前就喂好了自己的家畜。米特拉夏拿了他父亲的图拉地方造的双筒枪，和给山鸡的食饵，当然还有罗盘。他记得他的父亲到森林里去没有一次不带着罗盘的。米特拉夏往往很奇怪为什么要带着它。

“你一生在森林里游荡，对森林熟悉得象你的手掌一样，你为什么还要带着那只罗盘针呢？”他常常这样问他的父亲。

“你知道，米特拉夏，”他父亲就这样回答道：“在森林里面，这个罗盘针对于你就象一位慈爱的母亲一样；有时天上布满了乌云，你不能靠太阳找到方向，你努力去猜想，便会迷了路，很容易挨饿。于是你望一望你的罗盘针，它便会告诉你回家的道路。到了家，他们便会拿东西给你吃。这个罗盘针比任何朋友都忠实；一个朋友可能欺骗你，但是罗盘针呢——决不会，无论你高兴把它转到哪一面，它永远指着北方。”

米特拉夏望着这个奇怪的用具，把它关上，免得他在路上走的时

候指针会摆动。他象他父亲一样，裹上绑腿，穿上长统靴，再戴上一顶旧得连帽檐都折成了两层的帽子——上面有皮子的一层高高地耸起，下面那一层差不多垂到了他的鼻子上。他又穿上他父亲的旧上衣，那当初是用很好的、自己织的料子制成的，如今却破成一片片的了。这孩子就用一根阔带子在腰间把这些破片束起来，他父亲的这件上衣给他做成了一件直拖到脚跟的外套。这猎人的儿子插了一把斧头在腰带里，把装着罗盘的口袋搭在右肩上，猎枪扛在左肩上，这就会使鸟儿和野兽们都害怕啦。

拉斯嘉也准备同去，她用长毛巾把一只大篮子掬在肩背后。

“要那条毛巾干什么呢？”米特拉夏问道。

“你还记得妈妈往常是怎样去采蘑菇的吗？”拉斯嘉回答说。

“采蘑菇吗？你懂得真多！那是因为你采了很多蘑菇，篮子就会变得很重，就会勒着你的肩膀。”

“也许我们会采到更多的红莓果呢。”

米特拉夏要象往常一样冲口说出“你又来啦”那句话时，他就想起他父亲出去打仗之前告诉他的关于红莓果的话。

米特拉夏向他姊姊说：“你记得爸爸告诉我们关于红莓果的话的时候，他说森林里有一个‘好地方’……”

“我记得他讲的话，他说他知道一个地方，那儿红莓果结得特别多，它们简直会掉到你的围裙里来。但我不记得他讲过‘好地方’。我只记得他提醒过我们说有一个坏地方，就是那‘黑暗的叶朗①’。”

① “叶朗”是沼泽中间的深洞，就象冰上的洞一样危险。

“就是它，他说的那个‘好地方’，就靠近那个‘叶朗’，”米特拉夏说道：“爸爸说：你走到‘高岭’，再向北走，穿过了‘喧闹的松林’再向北去……在那里你就会看见那个‘好地方’了，那儿结着一大堆红莓果，红得象血一样。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到那‘好地方’去过呢。”

米特拉夏这样讲着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门口。拉斯嘉记起她前一天剩得有一些煮熟了的洋芋。她全忘了那个“好地方”，踮着脚尖走到灶突前把洋芋倒进篮子里。

“或许我们会迷路呢，”她想。“我们有足够的面包，又有一瓶牛奶，说不定这些洋芋带在身边也会有用处。”



米特拉夏以为他姊姊还在他后面，仍然往下讲那个惊人的地方，说他们当真要经过那著名的“黑暗的叶朗”——就是许多人和牛马都曾在那儿失踪的地方。

“你所说的那个‘好地方’是什么呀？”拉斯嘉问。

“原来我讲的话你一点也没有听见。”米特拉夏叫道。于是他又唠唠叨叨地，把从父亲

那儿听来的关于长着无数甜红莓果的那个神秘的地方的故事从头再讲了一遍。

三

我们常常在那儿迷路的那个布鲁多伏沼泽，也象一切沼地一样，是从一带杂乱的、难以穿过的柳树和赤杨树丛开始的。第一个手持利斧穿过这沼泽边上的灌木林的人，就给其他的人们砍出了一条路来。后来由于人类的脚的践踏，泥土陷下去，小路变成一条沟，水就沿着它流过去。

孩子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没有费太多的麻烦，就走过了这个沼泽边的矮树林。前面已不再有什么丛林挡住他们的视线，孩子们看见了布鲁多伏沼泽，在黎明的第一线曙光里伸展开去，看起来象是一片无边的大海。事实上布鲁多伏沼泽正是古时候一个大海的海底。跟大海里有岛屿，沙漠里有绿洲一样，在沼泽中便有小丘。在我们的布鲁多伏沼泽里，这些沙丘上长满了枞树和松树，因此叫做松林丘。孩子们走过最初的沼地，爬上了第一处称为“高岭”的松林丘。他们在早晨的灰暗的天光里，已经可以隐约看见“喧闹的松林”了。

在没有到达“喧闹的松林”之前，他们最先在小路旁边看见了一些红莓果。这两个采红莓果的人就把它放进嘴里去。谁要是从没有尝过秋天的红莓果，那末一尝到春天的红莓果，就会酸得透不过气来。这两个乡村里的孤儿是很熟悉秋天的红莓果的，他们把这春天的红莓果放进嘴里的时候，两个都叫道：

“啊，多甜呵！”

“喧闹的松林”向孩子们展开了一条宽阔的路，当时是四月，路上仍然盖满着深绿色的覆盆子似的叶子。在隔年的绿叶丛中，春天的花儿已经这里那里地探出头来，有精致的白色的雪球花，和小小的紫色的甜香的狼瑞香花。

“它们多香呀，”米特拉夏说，“摘下一朵狼瑞香花来看。”

拉斯嘉想摘断狼瑞香花的茎干，但是没有成功。

“它们为什么叫做‘狼’瑞香花呢？”她问。

“爸爸说狼用它们来编篮子呢。”弟弟带笑回答。

“难道这儿真的有狼吗？”

“当然有！爸爸说，那只凶恶的老狼灰地主常常在这地方出没。”

“呀，是啦，就是在战前杀死我们羊儿的那一只狼。”

“是的，爸爸说，灰地主有一个巢穴在乾河上的枯叶丛中。”

“他会在我们后面跟上来吗？”

“让他试试看！”那戴着双边帽的小猎人说。

孩子们讲着话，天愈来愈亮了。“喧闹的松林”里面充满了鸟儿们的歌声和野兽们的叫声。他们并不是都在树林里面，但是从潮湿阴暗的沼地里发出的一切声音都集中到这儿来，松树和共鸣的乾树就发出回声。

可怜的鸟兽们，他们显然是辛苦地想表现一种他们共同的语言！甚至连拉斯嘉和米特拉夏这两个平凡的孩子，都明白他们在努力。他们都想讲出一句惊人的话来。



他们看见一只鸟儿站在树枝上唱歌，每一根羽毛都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但即使这样，鸟儿们还是说不出我们所谓的话，所以他们只得唱着，叫着，啁啾着。

“泰克——泰克!”
隐约地可以听见一只大松鸡在黑暗的森林里叫着。

“希瓦克——希瓦

克!”这是一只雄野鸭飞过小河时候的叫声。

“侔——侔!”湖上的野鸭回答道。

“咕——咕——咕!”白桦树上的红知更雀啾啾着。

一只灰色的山鹑，带着她的扁平的缝衣针似的长嘴壳，象野羊似地叫着疾飞过天空。沙禽在叫着“活呀，活呀!”鹌鹑在什么地方啼鸣，鸬鹚象一个嘲笑人的女巫一样地哈哈大笑。

我们猎人们从小就熟悉这些声音，我们能够一一辨别他们，当我们听到他们，并且知道鸟兽们怎样辛苦地想讲出而又讲不出的话，我们心里很高兴。因此当我们在早春破晓的时分，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叫声，我们就会象对人讲话似的对他们说：

“你们好!”

于是他们好象也更加快乐了，他们好象也懂得了从人们口中向他们飞出去的奇怪的话语。

他们用叫声来回答，他们高声地笑，夸夸地叫，发出“希瓦克——希瓦克”和“泰克——泰克”的声音，努力用他们的各种声音来回答我们：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但是在这一片声音里面，有一种和别的截然不同。

“你听见那个声音吗？”米特拉夏问道。

“怎么没听见！我早就听见那个声音了，它使我害怕。”拉斯嘉答道。

“没什么可以害怕的。爸爸告诉我说没有什么可怕。他说野兔在春天里就是那样叫的。”

“为什么那样叫呢？”

“爸爸说，那是野兔先生在说：‘您好，野兔太太！’”

“那奇怪的‘乌赫，乌赫’的是什么叫声？”

“爸爸说，那是鹭鸶，那个水里的蠢东西在叫。”

“他为什么‘乌赫，乌赫’的？”

“爸爸说，他也有妻子，那是他用自己的语言在向她说：‘鹭鸶太太，你好呵！’”

突然间，空气清新起来，充满了生机，大地好象被洗过一样，天空更光明地照耀着；森林里一切树木上的绿芽和树皮都透着香气。这时候，有一种特别的胜利的叫喊声透出来，飞扬起来，遮没了沼地里的一切喧哗，就象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在和谐一致地叫着：

“胜利，胜利！”

“那是什么声音呀？”被这个声音激动得快活起来了的拉斯嘉问道。

“爸爸说，苍鹭们就是象那样迎接日出的。你瞧，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但是这两个采红莓果的人下山向大沼泽走过去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迎接太阳的胜利的欢呼，在这儿还没有开始。夜间的雾气，仍然象一张灰色毛毯似的挂在发育不全的小枞树和小桦树上，堵住了“喧闹的松林”里面迷人的交响乐。这里唯一的声，是一种可怕的单调的嗥叫。

拉斯嘉冷得发抖；沼地里的潮湿和腐朽的臭气刺激着她的鼻孔。这只长腿小鸡金觉得自己很衰弱，就象面临了不可逃避的死亡一样。

“那是什么呀，米特拉夏，”她问道，“在远处可怕地嗥叫着的是什么？”

“爸爸告诉过我，乾河上的狼群就是那样嗥叫的；我想现在这是灰地主在叫。爸爸说，乾河上的狼都被打死了，只有灰地主，它们没办法打死。”

“它这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可怕地嗥叫呢？”

“爸爸说，狼在春天嗥叫，因为它们没有东西可吃。灰地主独自一个被留下来，所以它就要嗥叫啦。”

沼地的湿气透入肌骨，使这两个少年冷得发抖。他们踌躇着要不要再向泥泞而又危险的沼地前进。

“我们向哪儿走呢？”拉斯嘉问道。

米特拉夏取出他的罗盘，找出了北方，指着一条通向北方的隐约可见的小路。

“我们要沿着那条小路向北走。”他说。

“不，”拉斯嘉回答。“我们要沿着那条人人都走的大路走。你可记得爸爸讲过的叫做‘黑暗的叶朗’的那个可怕的地方？许多人和牛羊都在那儿不见了。米特拉夏，我们别走那条路。人人都走那另一条路，这就是说，红莓果一定是长在那里的。”

“你懂得真多呀！”米特拉夏打断她的话。“我们得向爸爸所说的方向走去。‘好地方’就在那里，还没有别人到那儿去过。”

“你又来啦！”聪明的小金鸡叫喊道：“你知道爸爸爱讲故事，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地方’。”

“你懂得真多呀！”那个“小男子”粗声大气地说。

拉斯嘉看出她的弟弟要生气了，她就微笑起来，拍拍他的后脑勺。米特拉夏马上平静下来，他俩便随着罗盘针所指的方向走过去，他们不再象以前一样地并排着走，而是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

四

两百年前，风，那伟大的播种者，带了两粒种子到布鲁多伏沼泽来——一粒松树种子和一粒枞树种子。这两粒种子被安放在一块平滑的大石头旁边的一个小洞里……。两百年来，松树和枞树就一起生长。它们的根从小就交缠在一起，它们的树干并排地伸向着阳光，